

表弟是泥瓦匠

□朱惠忠

表弟略小我几年，算来今年也五十多了，他一辈子做泥瓦匠的行当。他家兄妹六人，他排行老大。为了生计，表弟十六岁时就被他父母送到了一个老泥瓦匠的身边，开始了与砖瓦和泥水打交道的生涯。

表弟五短身材，腰粗膀圆，自从跟了那个老泥瓦匠以后，师父吩咐的活儿从不偷懒。拎泥桶搬砖头，架梯子搬台子样样冲在前头，爬高头站山尖那种活儿不说那是当仁不让的。冬天，冻得两手开裂；夏天，他常常赤膊上阵，皮肤晒得黑里透红，可他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。凭着一身的蛮劲和灵巧的眼风手势，他赢得了师父的器重。在一群学徒中，他第一个学

会了砌灶，即农家人所说的“支灶”。作为一个泥瓦匠，单会砌墙是不能算“出师”的，会支灶才算有了真功夫。

别看乡下一个普通的灶头，讲究可多着呢。有的灶，凑了许多柴火，锅中迟迟没有动静，有的灶，几把火就把锅中水烧沸了，个中原因全在砌灶人的功夫上。表弟砌的灶烧水特别肯开，我家老屋的灶头就是他砌的，前些年邻居家蒸糕烧羊肉什么的都来借用，说我家的灶头好使。

表弟虽然没念过多少书，悟性却很好。我问他，你得了什么真经，砌的灶头总比别人好？他回答说：“其实也没有什么奥妙，除了掌握好灶堂大小与匣子尺寸的比例，还要码准灶堂中心与出烟口的距离以及烟囱

的高度，当然灶堂搪得密不透风是最起码的要求。”他说了一连串数据，我听不懂，做了一回老牛听琴。他还透露了一个秘密，他根据烟囱越高越拔火的原理，常常将师傅规定的高度暗自抬高两寸，这个偏差师傅督查时很难看出，不至于因为没有按要求去做而被师父责怪。效果还真不错，屡试不爽。

泥瓦匠有一个“洗手不干”的行规，干活中途是不洗手的。即使到了中午，主人家招呼吃饭，他们也只是双手搓一下便去吃饭。有一次我向表弟求证这个说法，他说：“洗手不干”是祖师爷鲁班定的规矩，究竟为什么历代师傅都没有说清过这个道理，依我看，泥土是酸性的，石灰是碱性的，粘在手上的只是泥巴和石灰斑，问题不大，

但一着水就会起反应，刺激皮肤，所以不洗手是为了避免皮肤被多次腐蚀，待晚上收工时一次性洗一下就不干了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泥瓦匠的“洗手不干”，被一个初中还没毕业的人解释得如此透彻。

几十年的摸爬滚打，表弟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技艺，在当地泥瓦匠队伍中算是响当当的。有人说，要不是他少读了几本年书，兴许能做个建筑老板抑或成为一个包工头，此话不假。因为技术精湛，许多包工头都愿意拉他入伙，要仰仗他来聚集人气。最近表弟告诉我：待年满六十岁，他就真的洗手不干了，干泥瓦匠虽然辛苦，但收入也不少，尤其是最近几年，家中有了不少积蓄，养老已不成问题，该歇歇了。

微观

踹笋
钟楠

周末，带女儿去朋友的乡下亲戚家玩。江南的小丘陵，杂生着各种不知名的树，交错着鸟儿婉转的啼叫，各色野花开得喜气洋洋。好一派春光明媚。

小路两旁的树丛间，随处可见低调疯长的竹笋。竹笋烧肉是女儿的最爱，不过，她见到的笋，从来都是收拾干净已经上了桌的，这种毛茸茸的还是头一回见。吃惊满满的她，蹲下身子想拔一根出来，手差点被截破了，那竹笋却岿然不动。同行的朋友乡下生活的经验很丰富，教女儿用脚去踹。这招果然管用，小家伙一路上连着踹倒四根。

剥开笋衣，小家伙哈哈大笑：“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，真是这样啊！”实践出真知。我那不事稼穑的女儿，满手满鞋泥巴，怀抱着四根鲜嫩的竹笋，笑成了树丛里的一朵大野花。

狂奔
陆冠京

一个人最无羁的时候，是在狂奔中。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一路狂奔的人，一定是神勇之躯。但处在平素环境的人，却会对他的出位举动不解进而讥笑。狂奔的瞬间，人获得了与生命本源的统一，拥有了一种神秘的喜悦体验。这种神秘的喜悦体验，不仅人有，擅长奔跑的动物得到的体验估计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台湾散文家张晓风就曾尽情描述过狂奔的黄羊：“车窗外约五百米的地方，正跑上百只的野生蒙古黄羊，如同长了翅膀，跑得飞快。黄羊屁股下有一圈白，很像小鹿。我起先看它们飞奔，以为它们在躲避汽车。后来它们跑过了汽车还一直跑个不停，才觉得它们是有点起哄好玩的意思，也许它们正在争相转告：‘今天真幸运，碰上了一辆汽车。’那批黄羊大概是乐疯了。”

赏樱鸡鸣寺
李小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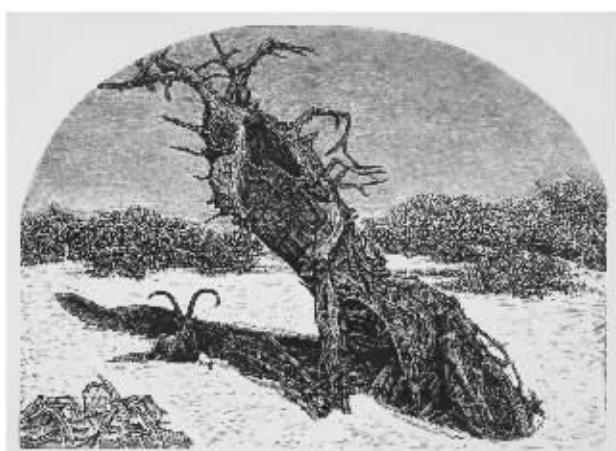
周日上午，儿子上完补习班，我带他去鸡鸣寺看樱花。

儿子看花，我看人。一对学生模样的小姑娘拿着自拍杆，踩在一块景观石上映衬着樱花拍了张大头像；小夫妻把娃架在肩膀上，小脸紧贴几枝樱花来了张写真照；相搀的老夫妻颤巍巍地抚摸着几片花瓣，仿佛在感慨人生的美好和短暂；有几个爱好摄影的老者在捕捉樱花含羞的微笑，但过于拥挤，三角架无法撑到地上，就索性把相机高高举过头顶一阵猛拍……回头看看儿子，他阳光的笑容挂脸上，好久都没有看到他这么开心了。

“老爸，我发现学生很少，人家都上课去了。”孩子无意间的一句话，让我很是滋味。对孩子来说，这种极偶尔的外出踏青现在的确实是“奢侈品”。

一声叹息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

《依恋》木刻 陈玛瑛

白侍郎来折一枝

□卜伟

桃花开了，春天醉了。山以桃花为名，叫“桃花涧”。满山尽是桃树，山下还有桃园。就这样成千上万株的桃树挤在一起，热热闹闹地开起花，那花粉粉的，又带有点淡淡的白色，一朵朵、一簇簇挂满了枝头，形成了颇为壮观的一片花海。一阵风拂过，那花海又变成了花雨，落在了身上，心里就有了淡淡的香。桃花的美，美得几乎让人窒息。

幼时我第一次看到桃花，是在邻居家的院子里。那是个窄窄的后院，房子非常破旧。有一次，邻居不在家，门却敞着，几个娃娃就这样探险般地走进了他的家。当我们侧着身子从厨房后门走进小院的时候，都愣住了。我们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色呀：一棵很大的桃树，满树的粉花在清明前后并不和善的风的抚摸下，落了一地，花瓣静静地贴在泥苔湿润的土石上。院子里还有一石凳，石凳就在那棵盛开的桃树下，上面还摆着一把豁了盖的茶壶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桃花的场景，那种美深深地留在了一个少年的记忆里。

以后的春天，桃花开了，我都要寻一处地方去看桃花。石棚山下、花果山旁，或者路边的几

株桃花，都会让我驻足流连很久。桃花的花期很短，有时去得早了，仅看到枝头零星点缀的花苞，有时错过了花期，看到的是满地的落英，心疼不已。有次躲雨进了石棚山下的一户庄户人家，他家的院子里种了几棵果树，都赛着似地开花呢。那桃树竟然开出了大瓣白色桃花，梨花和杏花也是白色的，在雨中这些花更显出妩媚来。满眼望去，一片白浪漂在你眼前。

白居易应该是最钟情于桃花的。我翻阅了《白氏长庆集》，里面有几十首关于桃花的诗，脍炙人口的就有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”“春深欲落谁怜惜，白侍郎来折一枝”。桃花楚楚，久居官场的白侍郎都一改往昔的严谨，忍不住要摘取一枝呢。

现在我的院子里，就种了一棵小小的桃树，每当看到它打苞然后绽开，总是欣喜不已。找来一本闲书，用紫砂泡上一壶好茶，在花下静静地坐着，一直到西山洒净了落日的余晖，让落日的柔和的光亮照在自己的脸上。这时的书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具，即便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翻阅一页。

这样的场景应该是我想要的那份宁静，正如多年以前定格在一个少年影像记忆中的画面一样。

王大炮

□王晓

乡村美食家王大炮得了食道癌，早茶铺里的百叶包油条再也吃不下，李记者卤猪头也闻不得。得了食道癌的王大炮去过一次医院，确诊后决定不再就医，说他没为儿子挣下家业，也不能拖累儿子。惜命的王大炮这样的安排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一生讲究吃喝的王大炮，最后是吃不下饿死的。

我和王大炮的缘分是否总差那么一点点？王大炮离世，我不在身边，在青海旅游。电报拍给我时，王大炮已经变成一缕烟，一捧灰。我再也看不见他了。

清点他的遗物，大小纸币一沓5000元包在手帕里，留给奶奶的。这又让我吃惊。王大炮应该是身怀绝技的：一笔好字，一腔淮剧，懂礼仪，会算账，婚嫁丧喜，大小礼体，王庄的人都要问他，可这些都换不来钱，没有力气来得实惠。即使后来开行，所得菲薄，仅够自个花销，奶奶从未得过他半个铜板。在临终之际，他想到身后的奶奶，5000元于他，无

高邮的早茶

□于宇

我的老家在高邮。每回去，吃早茶是必不可少的内容，也是一种享受。

高邮的早茶人气很旺，且经久不衰。特别是到了节假日，县城里的大小茶楼馆店，诸如“红灯笼”“张纪”“洪昇”等，更是一道道风景：门口排队买筹的，室内餐桌围坐的，旁边眼巴巴等待翻牌的……

高邮的早茶，当家的是两样“主点”：一是包子，有青菜包、荠菜包、绵干菜包、三丁包、五丁包、虾仁包、蟹黄包；还有肉饺，其特点是皮薄、馅多、新鲜、味道好。二是面条，花色也多：光面、饺面、雪菜面、干拌面、浇头面，应有尽有。

高邮人吃早茶的习惯，

与扬州颇有渊源。高邮离扬州市区很近，又隶属扬州，其舌尖上的联系和渗透是不言而喻的。吃早茶，不仅在县城是一景，周围的乡镇也很盛行。记得有一次，我陪几位南京的亲戚去临泽镇上吃早茶，此后他们每次回忆起来，都很动情：茶楼外薄雾缭绕，茶楼内蒸汽弥漫，三五张餐桌茶客满座，七八样小菜点心琳琅满目，更有串串清亮的叫卖声不时地从窗外传来，令人着迷……

我迁居南京后，吃早茶的次数少了许多，但只要有机会，我都会争取回老家去。我儿子更甚，他对高邮的包子尤其赞不绝口。于是，我们父子俩常常一拍即合，车门一拉，说走就走。